



救風塵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 著

北京出版社

救 風 塵

(圖画本中篇說部)

草 厂 編著

董天野 作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

內 容 提 要

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，著作杂剧極多，可惜絕大部分都散失了，能够流傳到今天的，不过十余种，《救風塵》乃是其中之一。

《救風塵》的故事內容，說有个天真爛漫的姑娘，因父死家貧，不幸做了娼妓。她貪圖富貴享受，不嫁一个真正爱她的書生，却嫁了一个官府子弟。这个子弟，騙取了她的爱情，結婚后却对她毆打虐待，几乎送了性命。多亏一个平日要好的小姊妹，設下了調虎离山、金蟬脫壳之計，从那个子弟手中誣取休書，把她救了出来，讓她和爱她的那个書生結为夫妇。

这本书就是根据这个杂剧故事改写的。这个故事，不但說明了旧社会制度不良，娼妓生活苦痛，吞噬了多少具有聪明智慧的女子；而且也可以借这个故事看出了青年女子在选择对象时，应该如何慎重。

救 風 塵（圖画本中篇說部） 草 厂編著 董天野作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1 15/16 字數：33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31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193 定 价：(6) 0.45元

一、宋引章含泪墮烟花

在旧日社会里，有一种苦人兒，叫做“娼妓”。那娼妓原也是父母所生，天地所育；五官四肢，一样端正；聪明智慧，不亚他人。只因家貧难以度命，或則被人逼勒誑騙，以致墮入勾欄，抽身不得。肉体遭着蹂躪，精神受着压迫，暗地里血泪迸流，人面前还要裝出笑臉。她們的生涯，真个是悲慘万狀，笔墨难罄。

那娼妓既有这許多慘处，自然总想早日从良，脱离苦海的了；为何偏有一些娼妓，身子是自由的，还只是不肯嫁人呢？难道說，那風塵之中，有什么值得迷恋的？——其中有个道理。原来娼妓嫁人，做偏房、当外室的居多，受尽了大妇的茶毒，免不得下半世的淒凉。逃出了脂粉监牢，又做那家庭奴隶，形同狗彘，依旧沉淪。大家見的多了，彼此存有戒心，不敢輕率以身許人。誰都在想，能够碰到一个知情知义的郎君，一夫一妻，相亲相爱，厮守着白头到老。怎奈自家身分，又被人看得下賤了，要想那般称心如意，只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因此上，蹉跎了岁月，耽誤了年华。認真說来，那娼妓之中，有的是“花魁女”、“玉堂春”；嫖客之中，却少見“卖油郎”“王公子”。明是嫖客無义，到头来还说做“婬子無情”。也無非由于社会制度的不良，才生出这般冤屈的議論。

这里要說的就是一个娼妓从良的故事。只因这个女娃兒，入世不深，心地善良，一时迷于富貴，被个浪蕩子弟，用几句甜言蜜語，騙娶到家，苦受折磨，看看待死；多亏平日

要好的一个小姊妹，巧設計謀，將她搭救，保住了性命，另和一个知重的秀才，結为夫妇。这个故事，也算不得怎么希奇曲折，只是当时的世态人情，却可从此中窺見一二。閑言道罢，請看正文。

話說元朝年間，在那汴梁地方，有一宋老汉，以做小本买卖为生，膝下無兒，單生一女，取名叫做引章。这宋引章体态輕盈，面目姣好；且是性格溫柔，为人朴实。宋老汉把她当做掌珠，十分愛惜，不幸引章十三、四岁的时候，宋老汉得了一場重病，医治無效，竟自亡故了。这宋老汉原是升斗小民，家無儋石之儲，他一倒下了头，拋撇得媽媽李氏和女兒引章，不但眼前沒有过活，而且还要天天抵擋上門的債主。

母女二人，吃尽卖絕，有时整天喝不到一口稀糊，只是抱头痛哭。

这天，她母女又在哭泣之时，有那街坊赵大媽，过来言道：“像你这样的日子，是硬挺不下去的。不想个主意，只管哭，哪一天也哭不出半升米来的。”

李氏回說：“我是个沒脚蟹，六亲無靠的人，遇着这



样乱世荒年，还有个甚么主意，眼見得餓死罢了。”

赵大媽道：“話不是这般講。自古‘好死不如惡活’，螻蛄尚且貪生，为人豈不惜命？你如果把主意想得周全，自然会有路走。依我看，不但餓不死你，而且还会有你的好日子哩。”

赵大媽說罢这几句話，走將过去，牽住宋引章的兩只手，又理理她的头髮，不住地称赞道：“好个細致的小姑娘，被家穷埋沒了。如果打扮起来，怕不賽过天仙。你怎么好久不到我家去要了？盼兒姐姐想你得紧哩。”

这几句話，赵大媽不是随便說的。原来赵大媽当初也是个好人家，只为家貧，就讓女兒盼兒，做了歌妓。这盼兒比引章大两岁，玲瓏剔透，冰雪聪明，能言善道，識字知書。自从列进了这烟花队里，又学会了吹彈歌舞，行令猜枚。至



于那些風月調情，眉眼弄俏，更是無師自通，當行出色。因此上，她的名聲，在那汴梁城中，竟自十分响亮。

宋、趙兩家，原本時常往來；引章和盼兒，也是要好的姊妹。後來趙家做了門戶人家，宋家不免躲避一點，形迹便顯得疏遠。及至宋老漢從病到死，處處需錢，李氏告貸無門，却多得趙大媽的幫襯，兩家這就又走得近了。今日趙大媽前來，話中有意，無非想勸李氏，讓宋引章也走趙盼兒那條道路。李氏听了趙大媽的話，懂是懂得，總不免有些猶豫，當下說道：“不怕嫂子見怪的話，要我這小小孩兒，去做粉頭，我心中實在不忍。”

趙大媽道：“你說你心中不忍；當初盼兒接客之時，我又何嘗忍得下哩！這本是一條絕路，走到這裡，也叫無法。你看我，這幾年，債也還清了，手頭也活動些了。現在我和盼兒說了，只要遇到合意的人，兩相情願，就可許配，這也沒有耽誤她甚么。”

李氏道：“我這孩兒，笨頭笨腦，怎及盼兒的機靈，叫她應酬門戶，只怕不中。”

趙大媽道：“只要你願意，把引章交給盼兒去調理，三五個月，准定還你一个十分出跳的人材。”

李氏道：“看我這般景況，怎么能給孩兒安排衣服頭面？孩兒衣衫襤褸，又怎么能出去應酬？”

趙大媽一笑說道：“這都是些小事。盼兒衣服頭面，盡有的是；只要不嫌骯髒，叫她暫借一些與引章穿戴，有何不可。”

李氏把那些為難之處，說將出來，趙大媽全都答應給她設法，她也就沒有甚么可說了。這時，趙大媽倒又忍不住說：“我是念着你母女的過活，所以一力相助。這事究竟是個下策，又關係引章終身，你母女要多想一想。將來万一有

甚么差池之处，休怨我攬掇愆戾。”

李氏答道：“嫂子好意，我怎会不知。我既然答应了，即便有潑天禍事，也只能自怨命苦，怎么能怪到嫂子头上？話便如此，明日我就帶着孩兒，來見她盼兒姐姐。”

趙大媽去后，李氏且不忙和女兒說話，却在丈夫靈前，點燃香燭，痛哭失聲。一面哭，一面訴：“這不是我對不住孩兒，你也知道，不這樣做，我母女立刻就要餓死的。但願你冥冥之中，保佑孩兒，一帆風順，早日得嫁個好人家。”

那宋引章見母親與趙大媽說話時，也听懂一二，一則因為畢竟年紀幼小，不知利害；二則又看慣了趙盼兒平日做為，覺得甚是平常：因此並不十分介意。這時母親一哭，她反而隨之傷心起來，抹着眼淚。卻又推着母親說：“媽不用哭了，爹總會保佑我們的。”

二、安秀實痴情論嫁娶

常言道：“惺惺惜惺惺。”那趙盼兒知得宋引章為了葬父養母，舍身青樓，不禁勾起自家的愁恨，生出十分的爱憐。因此上，她將那門戶人家之事，渾身技藝，以至如何梳妝打扮，如何弄態爭妍，都盡情說與宋引章听。宋引章人虽實朴，却不蠢笨，得着這名師傳授，不消几時，就学得澈悟了。趙盼兒又還取出衣服頭面，隨着宋引章挑選穿戴，毫無吝嗇。直把個初出茅廬的女娃兒，指點得顰笑有術，顧盼生姿。真個是：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

這時候，趙盼兒又不惜廣為揄揚，在那酒席筵間，應酬場上，說宋引章許多動人的好處。這樣一來，宋引章的名聲



也大大地噪动。只不过三年工夫，远近人都知道汴梁有这么个出色的歌者。

且說洛陽地方，有个倒霉的秀才，名叫安秀实。自幼頗習儒業，学成滿腹文章；只因应举不中，又不善于家人生产之事，把一点家財，都弄得消乏了。年已二十有三，尚無妻室。曾有媒婆来給

他介紹，他說：“我要的老婆，必須十分美貌。如若不然，宁願終身不娶。”

那媒婆当时就搶白他道：“似你这般一个穷秀才，却要討十分美貌的老婆，这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么？”

媒婆当面搶白不算，背后还到处胡乱地說。安秀实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人指指戳戳說道：“癩蝦蟆来了。”这“癩蝦蟆”三个字，倒成了他的外号了。

安秀实时常听到別人戏弄的言語，心中不快。这年又逢应举之期，他就早早把家財三文不值二文地一齐卖了，买了一头牲口，馱着行囊書卷，离了洛陽，进京赶考去了。

当时由洛陽进京，原应过黄河往北，这条路要近捷一



些。但如往东繞道郑州、汴梁，却也平坦好走。安秀实早聞汴梁地方，繁华熱鬧，只恨不曾到过。如今喜的是試期还远，这便决意取路东行，順便觀光，以偿宿願。

不一日，安秀实到了汴梁，住下客店。游罢了三街六巷，免不了涉足秦楼楚館。这也是当时的風气，讀書人結識几个名娼，只認做“風流韵事”，無須有甚么隱諱。那安秀实是个討不到老婆的人，到得这么个紙醉金迷的地方，怎能一点不动凡心？他听得人家說，汴梁的歌者，有一个赵盼兒，又有一个宋引章。这就备下茶資，登門求見。先見赵盼兒，体态妖嬈，言語伶俐，尽管眼花撩乱，不免心內躊躇：“似这般人物，哪里看得起我这个穷秀才。”再見宋引章，却合了脾胃，彼此十分投洽。他倒并非因为宋引章年輕两岁，只爱的宋引章朴实。

安秀实是个讀書人，自然应試要紧，他到勾欄中走走，原本是逢場作戏，当做行云流水的。誰知一見宋引章，喜出望外，牽惹了情腸。偏偏天公湊趣，那黄河这时忽然發了大水，無从过渡，他只好住下等候。客窗寂寞，时刻覺得宋引章的影兒在眼前閃动，身不由己地就走將去了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先还只是笑耍，后来竟自有些迷恋，一时半刻不見宋引章，便似少了点甚么东西，一顆心老是不落实。及至見了面，平日一个笨牙拙齿的人，这时却傾江倒海，連自己也不知道，那么多的話是从何而来。本来他因为黄河漲水留下来的；后来水退了，可以过河了，他还是住在客店里，舍不得走。

这时，宋引章的母亲李氏，看出了安秀实一心在女兒身上，背地里就跟女兒說：“那个秀才，倒是个老实人；他若沒有家小，我觉得你两个做得一个对兒。”

宋引章只是回道：“也沒有过三个黄梅四个夏的，知道他是怎样心性的人！”

李氏見女兒这般說，只好由她。但遇安秀实来时，李氏却总是用心奉承，还不讓他多費錢鈔。安秀实有些感激，直把李氏当做亲丈母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安秀实在汴梁流連，忽忽一个多月。心中盤算，这样長远下去，把身边一点銀錢花尽，进不得京，赶不得考，豈不要流落在外嗎？走吧，却又只是抛撇不下那个宋引章。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天安秀实去到宋引章家中时，李氏接着，开口就問：“姐夫为何这般愁眉不展？莫非有甚么貴恙么？”

安秀实聞言嘆了一口氣道：“病倒沒有，只不过有一点为难之事。”接着，就把自己的心事說了。又道“我待娶

引章为妻，不知媽媽可能应允？”

李氏聞言，笑了一笑道：“这是引章自己的事情，不知你可曾問过她？她若应允，我是好商量的。”

安秀实进得房中，扯着宋引章說：“我几次和你講婚姻的事情，你只推在媽媽身上。今天媽媽說了，只要你应允，她便应允，你还有甚么說的？我娶你做正妻，也不辱沒你。有朝一日，我考中了时，你便是一位夫人。迟早你是要嫁人的，嫁我有甚么不好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我也沒有說不肯嫁你，只是我媽媽說，我还年小，过两三年再談这事。你若能等得了时，我們就算說定了。”

安秀实道：“我有甚么等不了！只怕姐姐的心，未必比得了我。”

宋引章鼓起腮帮說道：“你把我看得那么下賤，說話都是不做数的么？”

安秀实連忙說：“姐姐休要动气，我信得过就是了。”說着，就走出房外，把李氏請將进来，欢欢喜喜地說：“姐姐已經应允嫁我了，她叫我等她两三年。这两三



年，我不但等得，而且还待干出一点功名，好来接我姐姐。媽媽，你老人家意思怎样？”

李氏道：“我也帮你欢喜！以后来时，你就是家里人了。”

安秀实道：“就在这几日，我打点进京应举，不能多来媽媽家中走动了。”

李氏道：“这是秀才們的大事，我們不能阻擋。姐夫只管去，我給你好好照料渾家。今天老身就預备一点薄酒，一来給你們两口子祝賀祝賀，二来就算替姐夫餞行吧！”

說着，李氏果然就去安排酒食。那安秀实却趁了这个工夫，把赵盼兒接將來，央她做个媒人。盼兒是个熱鬧人，一来了，就听她嘖嘖喳喳地說話，直把这个酒筵，看做了洞房里吃交杯。安秀实心花怒放，乐不可支，盼兒賀他一杯，他便干一杯，吃得醺醺大醉，方才罢休。

三、周公子炫富买姻緣

再說在那郑州城中，有个周同知的孩兒名叫周舍，專爱吃喝嫖賭，只是不务正業。是个花花公子，浪蕩兒郎。別的本領他沒有，在那女娃兒們面前，偏裝得溫柔体貼，好似十分情深。他老子掙来的造孽銀錢，由着他去撒漫使用。就憑着这一些，在那風月場中，他倒成了出名的人物。有首詩道得他好：

酒肉坊中十三載，花星整照二十年。

一生不識柴米价，只少花錢共酒錢。

郑州离汴梁甚近，論繁华熱鬧，却比汴梁差得远。那周舍在郑州住得悶了时，便找个由头，或說做买卖，或說訪

友，去到汴梁，要上三两个月。汴梁好多門戶人家，他都相熟。三十岁上，周舍的老子死了，越發地自由自在起来。只因往来郑州、汴梁，总不方便：想常在汴梁吧，丢不开郑州的产业，没人照管；只在家里管着产业吧，日子过得实在没趣。这就想出一条主意，要在汴梁討个粉头，帶回郑州，与自己作伴。

周舍在汴梁，也常在宋引章家中走动，看中了她，曾和她媽媽李氏开口，这是前年的事了。那李氏見周舍油头滑腦，不大願意，只推脱过两年再說。

事又凑巧，那安秀实待走未走之际，周舍恰又来了。这一回，他赶了两車貨，一逕地投往宋引章家中。

剛見面，那周舍从車子上搬下許多东西，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样样都有，怕不值得三二百兩銀子。送到宋引章身边，問她：“你看这些可好？”



宋引章略看了一眼，只是說道：“你帶了這許多東西，是販運的貨色么？”

周舍道：“我想送與大姐的，不知大姐可賞臉呢？”

宋引章笑道：“我沒有福份，消受你這些東西。”

周舍道：“媽媽前年說的，今年可以答應我的親事，我是來討話兒的。只要允了，這些就都是大姐的了。”

宋引章道：“我待要收你的，只怕媽媽不允。”

周舍就問：“媽媽為何不允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媽媽待要我嫁一個秀才哩。”

周舍聞言，着實追問；宋引章就把安秀實何日前來，如何討親，媽媽如何應允的話，一齊說了。

周舍急問道：“大姐自己意思如何？”

宋引章斜覷了周舍一眼，輕悄悄地道：“那個酸秀才，哪里懂得甚么風情。做個秀才娘子，怕不蹭蹬煞人。”

周舍道：“大姐這是允了我了！”說着，也不等宋引章回話，就去找李氏。

李氏听了周舍言語，知是女兒自己答應親事，一時推脫不得，只好說：“公子路途辛苦，今日且請安歇，有話明日再說如何？”

那周舍是常在風月場中行走的人，心中有個計算：他知道那個秀才，還在城中未走，打鉄趁熱，先下手的為強，如若等過一時半刻，說不定會有變化。當時就說：“前年媽媽允了我的，怎么這陣又允了甚么秀才？”

李氏道：“這話何人所說？”

周舍道：“大姐自己講的，難道是假？”

李氏一听，宋引章把這些話都告訴了周舍，是她心在周舍了。當時回道：“允與不允，先要問引章自己的意思。公

子稍坐，讓我自問她几句。”

宋引章來至李氏房中，李氏開口便問：“昨日你才允了安秀才，怎麼這會又允了周舍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我幾時允過安秀才？”

李氏道：“昨晚的事，你倒忘了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我沒有忘，記得清楚着哩。一則我家未收他的紅定，二則我家未吃他的肯酒。酒是我家辦的，話是隨便說的，那也能認做定准么？”

李氏道：“你休糊塗，媽在暗中為你留意多時，那安秀才老誠，合得上給你做配。”

宋引章冷笑道：“糊塗的是媽，不是我。你叫安秀才也搬這些禮物來，我便嫁他。常言道‘姐兒愛俏，鵝兒愛鈔。’媽是老糊塗了，我嫁安秀才，你得個甚么？”

李氏道：“你道我不知這其中的道理么？那周舍是個不好纏的人，我只怕你嫁了他時，久後自家受苦。”

宋引章道：
“媽媽不用為我



操心，他对我是和待別人不同的，我是一心願意嫁他。”

李氏有些惱了，只是說：“隨你，隨你！”

宋引章得了媽媽這一句話，扭轉身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周舍：“媽媽已是允了親事，你且和她說去。”

那周舍歡歡喜喜，搖搖擺擺，來見李氏，說道：“媽媽允了親事了？”

李氏道：“你兩個，一個願娶，一個願嫁，我沒有甚么說的，只是我那孩兒，為人朴实，今後來你休得欺負她！”

周舍道：“我豈敢欺負大姐！請媽媽請下家中姻親，做个喜筵。我車上裝的花紅采禮，也都請媽媽收下。”

且說那個安秀實安秀才，已經打点行裝，明日過河上路。傍晚時節，抽个空兒，去和宋引章辭行。誰知行至宋家門口，只見那里停有車輛，張灯結彩，好多人進進出出。一時愣住了，不敢進去，却向那趕車人打听：“你們是从何而來？在此作甚？”

那趕車的說：“是鄭州周同知的公子販貨到此，討了這家女兒，明日便回鄭州去。”

安秀實走在宋家走动了這些時日，也知宋引章有个旧客人姓周的。但他不信，怎么宋引章昨天才許了自己的親事，今天又嫁旁人？免不得再問一句：“這家女兒，叫甚么名字？”

趕車的說：“這家是汴梁有名的宋引章，你都不知道么？我們公子討的就是她！”

安秀實听了這句話，好似五雷轟頂一般，腰酸腿軟，站立不住。想進去問問宋引章吧，只怕空討沒趣；不問吧，既恐此話或有不實，又還有些割舍不下。想了一陣，想起了昨日趙盼兒曾說做媒人，不如就托她去打探一下。